

18年里,作为一位鸟类摄影师,他在那些常人难以抵达的地方,拍摄了300多种鸟类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10多种。这些照片成为保护野生鸟类的“信使”,传递着自然之美,也吸引人们加入到自然保护的行列中来——

“鸟叔”袁秋良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艳娟

凌晨5点,62岁的袁秋良已经扛着“长枪短炮”出现在肃宁县城郊的一片水域旁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,他会一直待在这里。最近这段时间,袁秋良每天如此。他在等待一只翠鸟,确切地说,是在等待一个瞬间,一个值得按下相机快门的时刻。袁秋良是一名鸟类摄影师,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、中国老摄影家协会、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。他自称“肃宁老摄影”,在鸟类摄影圈里,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。18年里,他以肃宁为起点,无论严寒酷暑,穿行在群山沟壑之间,在那些常人难以抵达的地方,拍摄了300多种鸟类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10多种。

有意思的事

记者见到袁秋良时,他刚从城郊那片水域回来。初次见面,袁秋良便笃定地说:“当你真正认识到这些生灵的美丽,也会像我一样为之着迷的。”这句话,是袁秋良说予记者的,但更像是说给他自己的。袁秋良22岁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,直到44岁才把鸟当作“模特”。那是在衡水湖,他远远看到水面上有几只叫不上名字的水鸟,随即用长焦镜头拍了下来。他把照片放大、放大、再放大,“长长的嘴巴,黑白相间的羽毛,简直太招人喜欢了。”同行的朋友告诉他,那是反嘴鹈,每年8月到10月会向南迁徙,并在3月到5月返回繁殖地,寓言故事“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”的主角之一就是它。

从那以后,袁秋良便有意无意地拍摄一些鸟类照片。在他的镜头里,那些可爱的精灵,有的展翅高飞,有的俯入水下,有的彼此追逐争抢食物,有的互相依偎梳理羽毛。

在袁秋良心里,拍鸟比拍人、拍景更有意思,充满了未知和新鲜感,尤其拍到某种鸟类的独特姿态和行为时,他会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,心中升起无尽的喜悦和感动。

由反嘴鹈引出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如今,袁秋良早已摸清大部分鸟类的习性,俨然成了半个鸟类专家。

有一次,他和老伴儿去拍飞鸟。两人等了半晌,袁秋良突然招呼老伴儿做好准备,紧跟着“模特”就飞了起来。“你怎么知道它要飞?”袁秋良笑着回答:“拍多了,见多了,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拍鸟不仅让袁秋良感到快乐,也让他变得越来越有诗意。“河塘翠鸟戏水频,芦花水映碧波新。”“碧叶红荷送香气,翠立莲头正梳妆。”每次修完照片,他都会为作品配上一首小诗。

苦与乐同在

野生鸟类的栖息地不是深山老林,就是湖泊荒野,袁秋良每次去拍摄都不亚于一次探险。也正因如此,袁秋良每幅作品背后,都藏着人们想象不到的艰辛。

2020年,袁秋良到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白腹雕。当时,白腹雕



拍摄过程中,袁秋良走过高山草甸,也跨过急流险滩。

雕已被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。他背着10多公斤重的设备和物资上山,在没有道路的乱石中穿行,最终选择了一块架在悬崖上的小木板作为拍摄点。袁秋良在拍摄点一守就是几个小时,直到拍到满意的照片,才注意到脚下的小木板忽悠悠的,顺着缝隙能看到三四十米深的山沟,“冷汗‘唰’一下就出来了。”

这还不是最吓人的一次。有一次,袁秋良去山里拍猫头鹰喂食幼鸟。猫头鹰一般只在夜间觅食,夜越深,半山腰的气温就越低,袁秋良在拍摄点一守就是几个小时,远处不时传来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叫声,在寂静的深夜里,那声音尤其吓人。

就在这时,袁秋良身后的密林里突然传来沙沙声。起初,他以为是风吹树叶的响动,可那声音越来越近、越来越响。“这个时候山上不会有人,莫非是野兽?”袁秋良顿感头皮发麻,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他本能地回头,

借助微弱的光亮,隐约看到有动物走过,再定睛一看,幸好只是一只白狐。在密林深处,在塞外草原,袁秋良走过高山草甸,也跨过急流险滩,疲惫、饥饿、炎热、寒冷,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折磨和挑战。“我们是身在苦中不知苦,只感觉到快乐了。”袁秋良说。

拍摄的意义

从事野生鸟类摄影这些年,袁秋良得过不少奖。在去年举办的第23届平遥国际摄影展上,他就凭借作品《荷上翠鸟》斩获优秀奖。

获奖总能让人兴奋,但对袁秋良来说,这不是最重要的。

肃宁县城东部有条小白河,几年前,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对翠鸟,又过了不久,黑水鸡、小野鸭也纷至沓来。袁秋良在小白河附近拍到的鸟越来越多,其中有不少是以前很少见到的。“环境好不好,鸟儿最知道,野生动物是生态环境的风向标。以前这里

毫无生气,如今处处闻啼鸟。”袁秋良算得上是河水变清的见证人。更让袁秋良感到高兴的是,以前,他遛弯儿或是拍鸟时,常看见有人用弹弓打鸟,甚至拉网粘鸟。他阻拦过,也举报过,为此得罪了不少人。而现在,那些不文明行为少多了。

前不久,袁秋良到县郊拍照,刚刚安顿好,就遇到警察检查。警察一瞧他手里的“大炮”,噗嗤一声就笑了,说:“刚接到老百姓举报,说有人在这里用新式装备打野生动物,估计是路过时,把快门声当作枪声了。”

很多人把这件事当成笑话,可袁秋良并不这么认为,“这说明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增强了。”袁秋良不仅拍鸟,而且宣传、救助野生鸟类。他的那些作品,成为保护野生鸟类的“信使”,传递着自然之美,也吸引人们加入到自然保护的行列中来。他坚信,当人们更多关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时,未来一定更美好。

更重要的是,要学会带着这份童心一直走下去,像儿时的自己一样,永远对未来充满想象,珍惜每一份细小的美好。愿每个人都能有力量做回孩童。做回孩童,是为了更好地奔赴未来。大大方方向世界宣布吧,“我还是个孩子!”然后,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未来。

你会发现,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

袁秋良摄影作品



大鸨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(拍摄于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)



勺鸡(拍摄于山西省翼城县)



白鹇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(拍摄于福建省永安市)

白天上班,晚上学艺。近来在沧州,夜校受到年轻人追捧。从时尚生活到传统文化,从兴趣爱好到职业技能,曾经颇具时代感、历史感的夜校,如今成了青年版“少年宫”——

年轻人开启新型夜生活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近来在沧州,夜校这种颇具时代感、历史感的学习形式,不仅重回大众视野,而且被不少年轻人热捧。这些夜校既有公益性的,也有

经营类的,授课内容涉及绘画、烘焙、茶艺、瑜伽、朗诵、摄影等方面,从兴趣爱好到职业技能,只要有需求,攒够学员就能开课。

—“位”难求

夜校在沧州究竟有多火?32岁的李璇深有感触。

5月23日,市群艺馆组织的市民艺术夜校开始报名。这是市群艺馆首次开办艺术夜校,夜校为公益性质,学期一个月,课程包括美妆、珠宝鉴赏、手工布艺、舞蹈和朗诵,授课教师都是来自群艺馆以及社会培训机构的专业人士。

“前不久,我在新闻上看到,在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,年轻人热衷上夜校,白天上班,晚上学艺,既缓解工作压力,又增加生活乐趣。这些夜校特别火爆,经常是课程一公布便被一抢而空,甚至有人在二手平台高价求购上课名额。”李璇一直对夜校很感兴趣,“没想到,如今沧州也有

了这样的夜校。”

可是,出乎李璇意料的是,市民艺术夜校开始报名仅半天,她心仪的课程就已报满。

李璇不甘心。市民艺术夜校发放学员证那天,她去了现场,“万一有人临时有事不能参加,我不就有希望了嘛。”

可李璇还是没能如愿——像她一样等着“捡漏”的年轻人不在少数。“此次市民艺术夜校为第一期,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组织,并增加新课程。”市群艺馆辅导培训部主任赵春伟说。

如今在沧州,开班授课的夜校不只市群艺馆这一家,但几乎每家都是一“位”难求。

夜校为何这么火?

晚上8点,张佳莹换好茶道服,开始了当天的夜校学习。3个小时前,她还在办公室忙着修改报告,她说:“上夜校可以祛‘班味儿’。”

“这些年,我们组织过很多公益课程,参与人群主要是老人、孩子。此次市民艺术夜校主要针对年轻人和上班族,在课程选择和授课时间上均予以倾斜。从报名情况来看,这次参加夜校的主要是年轻人。”赵春伟说。

如今在沧州,各家夜校课程种类颇多,既有茶道、声乐、书法、绘画等传统课程,也有视频剪辑、抖音账号运营等潮流课程,更有一些具有沧州地域特色的非遗课程。“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,我和同学们

铆足了劲儿,想当一回‘非遗传承人’。”张佳莹说。

越来越多的青年被吸引到一起。“这才是人生第一节真正意义上的兴趣课。”“同样是玩儿,在夜校和有相同爱好的人一起玩儿,更有趣!”“通过夜校提升自己,掌握更多职业技能。”“兴趣班可以对冲焦虑,业余时间做些具体的事,比宅在家里玩手机更让人安心。”虽然年轻人上夜校的目的各不相同,但他们的生活都因此更精彩。

除此之外,高性价比也是不少年轻人选择夜校的原因之一。“和那些课时费动辄上百元的培训机构相比,市群艺馆组织的市民艺术夜校不仅免费,师资力量也更有保障。”李璇说。



沧州市群众艺术馆市民艺术夜校开课

新机遇

夜校的火热同样吸引了郭倩楠

郭倩楠经营着一家氛围布置工作室。经她之手,五颜六色的气球和鲜花被赋予不同造型,很受年轻人喜欢。“前段时间,总有顾客问我办不办夜校。在我印象里,夜校是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年轻时的产物,早就淡出了人们视野,怎么现在还有人问呢?”郭倩楠上网一查才知道,如今的夜校早已“改头换面”,成了年轻人的心头好。

郭倩楠马上意识到,对于创业者来说,民间夜校或许是新的机遇。“当代年轻人更重视精神文化需求。眼下,虽然沧州已有几家夜校陆续开课,但依旧僧多粥少,公益性质的夜校难以大规模满足年轻人的学习热情,民间夜校还有很大市场。”

眼下,郭倩楠正调研在沧州创办民间夜校的可行性。她先是尝试在工作室开设免费的夜间课程,传授气球造型制作和花艺,又通过网上发帖、朋友介绍等方式发放调查问卷,统计学员意向。郭倩楠说:“文玩鉴赏、网络个人账号运营、无人驾驶等课程最受欢迎,还有人想学盘串、AI绘画。”

郭倩楠想办一家青年版“少年宫”,她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得到“富养”。“如果想长久做下去,相关证照是必不可缺的,固定的场地和师资也很有必要。”在郭倩楠看来,民间夜校是新兴产物,一切都在摸索中。

愿每个人都能做回孩童

知言

上周六是国际儿童节,本该是属于儿童的节日,却有很多成年人也在庆祝。

快餐店里的儿童节定制玩具被一抢而光,玩得最欢的是年轻人;“80后”“90后”喜欢的怀旧零食,也在这一天销量猛增;甚至还有一些老年人扎起了马尾辫,戴上了红领巾……成年人像渴望礼物的孩子一样,希望在这一天重新做回那个童心未泯的自己。

有人调侃说,世界上没有大人,只有长皱了的小孩。这不禁让我想起

童话《小王子》中的那句话——所有大人都曾是孩子。

是啊,谁还不是个宝宝呢?这跟矫情无关,而是对生活的热爱,以及对幸福的敏感。

我们时常感叹时光飞逝、岁月催人老,也会不由自主地对曾经的美好时光心生渴望,有时甚至希望从现实中逃离,重回带有朦胧滤镜、还能勇敢做梦的童年。

这种渴望并非毫无意义。生活需要仪式感,就像平淡的生活需要增加一点味道和颜色。你怎么

对待生活,生活就会怎么回馈你。在日复一日的单调日子里,制造一些仪式感,让我们可以常常满怀期待,等待某个特别时刻的来临,感受生活的趣味与美好。

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,儿童节就是不错的安慰剂。通过追忆过去,重新找回勇气和快乐,获得正向的情绪,从而解决当下问题,这便是怀旧与追忆的价值。

岁月永远年轻,我们慢慢老去。你会发现,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

愿每个人都能有力量做回孩童。做回孩童,是为了更好地奔赴未来。大大方方向世界宣布吧,“我还是个孩子!”然后,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未来。

你会发现,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



身边

泊头市民政局 关爱孤困儿童

本报讯(记者康宁)近日,泊头市民政局组织开展“爱心携手孤困儿童 革命精神照亮未来”活动。在爱心人士陪伴下,20名当地孤困儿童来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泊头旧址,学习红色文化,感受社会关爱。活动中,孩子们认真聆听了革命历史及革命烈士的故事,还收到

了爱心人士准备的礼物。近年来,泊头市民政局针对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,择优挑选出一批有能力、有爱心的志愿者,开展“一对一”“多对一”结对帮扶。结对人员通过组织开展研学、亲子阅读、节日慰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,用爱心和真情助力这些孩子健康成长。